

情

侶

QINGLUSHUANGZHUAN

聿木 爱玲 编著

乔治·桑传

QIAOZHISANGZHUAN



你以为你是我的情
妇，其实，你不过是我的娘
亲，我俩合得来，那是命中
注定的。

——缪塞

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

55.6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Q I A O Z H I S A N G Z H U A N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治·桑传/聿木 爱玲 编著

(情侣双传)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4

ISBN 7—5354—1392—7

I. 乔…

II. 聿…爱…

III. 历史—人物传记

IV. K·811

责任编辑:吕艺红

责任校对:常桥英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石首第二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印张:11.875

版次: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255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54—1392—7/K·17

定价:14.00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情侣双传

缪 塞 传

乔治·桑 传

萨 特 传

西蒙·波娃 传

拿破仑 传

约瑟芬 传

叶赛林 传

邓 肯 传

罗 丹 传

卡 米 尔 传

情
侶
双
传

Q I N G L U S H U A N G Z H U A N

聿
木
爱
玲
编
著

责任编辑 吕艺红
装帧设计 徐慧芳

ISBN 7-5354-1392-7



9 787535 413925 >

ISBN7 - 5354 - 1392 - 7

K · 17 定价: 14.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奥罗尔的童年 1

祖母杜潘夫人 1

奥古斯汀女子修道院 64

诺昂庄园的继承人 91

第二章 第一次婚姻 113

杜德望夫人 113

柏拉图之恋 119

去巴黎 132

第三章 乔治·桑名字的来

由 141

于勒·桑多 141

安蒂安娜 149

新朋友	158
第四章 建造一座爱情的圣殿	163
阿·德·缪塞	163
威尼斯医生帕热罗	181
精神专制者米歇尔	201
第五章 上帝将肖邦送给我.....	225
钢琴天才肖邦	225
地中海的风暴	272
危机	292
第六章 过问政治	321
主编《共和国公报》	321
请波拿巴皇帝宽恕	332
第七章 晚年.....	337
木偶剧	337
反省自己	346
精神永存	359
乔治·桑年表.....	372
参考书目	374

第一章 奥罗尔的童年

祖母杜潘夫人

1804年6月里的一天傍晚，沿着罗纳河的方向望去，中央高原的丘陵朝东南伸展着，连绵起伏的山脊上，一条碎石铺成的道路弯弯曲曲地向南延伸着。一个年轻的帝国军人骑着一匹棕褐色的战马在碎石路上撒蹄狂奔。浓密的马鬃迎风不停地抖动，清脆的马蹄飞奔声后，甩下一层扬起的黄尘。

骑手是法兰西第一帝国25岁的陆军上尉莫里斯·杜潘。和所有渴望建立功勋的帝国时代年轻军官的装束一样，莫里斯雪白的紧身马裤左边挎着一柄镶花带穗的军刀，黑色的紧身军服胸前斜挂着带有金穗的大红领带，笔直的圆桶形军帽上插着黄色的翎毛。

他已经在路上行进了多时，身体微微发热，宽宽的脑门上已经沁出一层细细密密的汗珠。莫里斯紧拽缰绳，挺直腰板，夹紧马肚，催马急奔。

初夏的傍晚，微风摇曳，渐渐下沉的太阳将柔和的霞光

慷慨地洒向天空，以至于整个天空自西向东就像一盆正在燃烧着的火焰悬在头上，场面蔚然壮观。举目远眺，中央高原连绵起伏的硕大山峦犹如逶迤翻卷的海浪，一层叠一层，彼此簇拥着，无声无息地涌向无尽的天际。大地的傍晚宁静、安详。远远望去，阡陌纵横，等待收割的小麦一片接一片，望不见边。在晚霞的衬映下，金灿灿的麦田犹如一块巨大的细软的地毯铺在广袤的大地上。黄色的麦穗沉甸甸的，像一群群害羞的少女，互相簇拥着，低头无语地沐浴着晚霞。微风所至，麦浪涟漪。夏虫的歌唱声此起彼伏。空气中不时飘来新翻土地散发出的清新气息，阵阵沁人心脾的玫瑰花、槐子花的芳香时时扑面而来。

远处山坡上大树浓荫的深处，隐约可见几幢白墙红瓦的农舍，几只牧羊犬在屋子周围来回跑着。几缕袅袅升起的炊烟渐渐融入天空，傍晚的农村更显得空旷、平和、安谧。

莫里斯上尉对这一景象再熟悉不过了。他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风景如画的诺昂乡村度过的。他无心欣赏这眼前的图画，一个劲儿地催马前进。他此刻最想见到的是自己亲爱的妈妈。他的妈妈，就是住在拉夏特与夏托鲁间的诺昂城堡的女主人杜潘夫人。

杜潘夫人这年 57 岁，她的经历颇为曲折。

她是法军元帅萨克斯伯爵的私生女。萨克斯元帅是法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柯尼格斯马克家族的后代。萨克斯元帅的情妇玛丽·德·维埃比元帅小 35 岁。元帅有一次外出旅行时，情妇玛丽耐不住寂寞，偷偷与家庭教师苟合。此事后来败露，元帅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极大损害，一气之下，将家庭教师解雇。对于情妇玛丽，元帅一直也没有宽恕。元帅 1757

年去世时，在遗嘱中将情妇玛丽和元帅与玛丽之女奥罗尔的名字一起从遗产继承权的名单中勾掉。玛丽·德·维埃虽然与元帅生活过几年，并且还为元帅生下一女奥罗尔，却没有半点儿元帅的遗产可继承，最终落得一贫如洗。

伯爵家族的王妃不愿看到萨克斯的私生女就这样和一个缺乏教养、风流放荡且毫无廉耻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她想这样的话，就会毁了元帅的血肉奥罗尔的前程。于是，王妃四处张罗，最后从国王那里弄来一笔指定的津贴，条件是元帅的私生女玛丽·奥罗尔小姐必须离开玛丽，到某一以培养贵族子弟为主的修道院里生活，否则奥罗尔就不能得到这笔津贴。玛丽没有别的办法，答应了这个要求。这样，奥罗尔小姐在父亲去世以后，不得不与母亲分开，进入法国著名的圣·西尔修道院。

圣·西尔修道院的生活虽然呆板、单调、枯燥，然而，奥罗尔小姐却在那里受到了全面良好的贵族社会的子弟必须接受的教育。她在那里不仅学会了绘画、歌唱，受到了文学熏陶，尤其酷爱音乐，钢琴弹得相当不错，戏剧表演的天赋也得到了充分发掘。

在那里，她对伏尔泰、卢梭的学说颇感兴趣。她从不平常的身世中体会出，人只有在理性的状态下生活，才不至于陷入不必要的生活困境。

她对圣·西尔修道院充满了感激之情，觉得在那里受到的教育使她终身都在受益。

奥罗尔小姐后来曾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与骑兵上尉，那次婚姻很不幸，刚结婚不久，丈夫就得病去世；另一次是15年后，贝里地区的总包税人，大富商杜潘·德·弗克依向她

求婚。那是1778年，当时，杜潘先生62岁，她30岁。奥罗尔小姐同意了。结婚后，玛丽·奥罗尔易名为杜潘夫人。结婚一年后，杜潘夫人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取名为莫里斯。他就是现在正在太路上策马飞奔的莫里斯·杜潘上尉。

杜潘夫人对她第二次婚姻非常满意。丈夫虽然比她大了32岁，她却觉得和比自己年长许多，且多才多艺、志趣相投的人生活在一起，使她享受到了无穷无尽的乐趣。她后来对她的子女回忆这段幸福时光时这样说道：

“年纪大的人比年轻的人更懂爱情，也爱得更深沉、更热烈。当一个人全身心地爱你，而你对他却无动于衷，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的父亲很爱我，我也很爱他。我称他为‘我的老头子丈夫’和‘我的爸爸’，他很高兴，也一直称我为他的女儿，即使在公开场合也这样叫。

“他仪表堂堂、衣着整齐、和蔼可亲、言谈举止幽默风趣，从不对人发脾气，一直到死都这样。假如他是年轻人的话，会有很多人爱他的，他也不会如此平静地生活，我也就不可能有这种幸福了。因为有人会拼命从我身边将他夺走。我觉得，我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刻。没有任何一个青年女子从青年男子身上能得到我从一个‘老头子丈夫’身上所得到的那种爱和幸福。

“我们形影不离，朝夕相伴。我在他身边从未感到乏味。他的脑子充满了智慧、思想。对我而言，他是一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百科全书。他多才多艺，总是想法子让人高兴。他很喜欢音乐，我们一起弹琴唱歌。他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手，还会自制提琴。他拉的琴都是他自己制的。他还是诗人、作曲家，还会修钟表、做细木匠活，甚至还绣得一手好花。他

属于那种会很多东西的人，我不知道他不懂什么。

“可是，为了这些爱好，他也花费了巨大的家产。古往今来，败家的方式有许多种。也许，只有这种耗费家产的方式是世界上最值得羡慕的。

“有时，我们晚上心绪不佳时，他就绘画；我就织毛衣；有时，我们轮流朗读；有时，我们则请几个知心朋友促膝谈心。我有几位年轻的女友，她们的丈夫都很阔气，但她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对我说过，她们非常羡慕我的‘老头子丈夫’。”

莫里斯对母亲和父亲的相亲相爱印象深刻。他时常回忆妈妈和爸爸一起钻研文学和音乐、一起讨论卢梭的哲学思想时的情景。那种相亲相爱的气氛常常使他依偎在妈妈的怀抱中不知不觉地熟睡过去。

杜潘先生于1788年去世，莫里斯当时10岁。由于夫妇俩人为了音乐、文学和善施，安葬丈夫后，杜潘先生留给杜潘夫人的遗产已所剩无几。

18世纪末，法国正是革命风暴骤起的年代。贵族社会的每一分子都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作为与贵族社会有斩不断联系的杜潘夫人觉得自己和莫里斯在巴黎生活是十分危险的，因为，1793年的一天，家里的一个仆人向巴黎警察局告发了主人杜潘夫人与被追捕的贵族社会的流亡分子有联系，为此，警察将杜潘夫人拘进警察局。

当时，只要发现有人与逃亡的贵族分子有联系，都将被杀头。正在杜潘夫人性命危在旦夕的时候，莫里斯的家庭教师德夏特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潜回住宅，销毁了有关证据，这才使杜潘夫人转危为安。莫里斯和他的老师一起参加了这次

冒险行动，并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

为了避开巴黎这块是非之地，为了重温昔日与丈夫生活过的幸福时光。杜潘夫人于1793年夏天在拉夏特和夏托鲁之间的一个叫诺昂的地方买下了土地和城堡。随后，她带着年仅14岁的小莫里斯来到了诺昂。

诺昂是地处法国中央高原东南方向的一个小村庄，行政上属于拉夏特镇管辖。往西，越过图尔可直达一马平川的南特平原。往南，横过卢瓦尔河、维埃纳河可到水网交错的城市波尔多。往东，翻过层峦叠嶂的中央高原，可至第戎。从那里，顺索恩河南下可到里昂，经罗纳河顺流而下可直至地中海城市马赛。

诺昂村子不大，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一条清溪穿镇而过。村子东南方向是中央高原的余脉。高高的山岗上长满了茂盛的榛树、水杉、白杨、桦树、栗树、枫树、樟树、冬青树。春天，鹅黄淡绿的迎春花漫山遍野开放。秋天，山顶山脚成片成片的枫叶像一簇一簇怒放的火焰，在碧空如洗的蓝天映衬下，格外耀眼夺目。

在这里，杜潘夫人仿佛又回到了往日与丈夫在一起时的那种温馨宁静的生活。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躁动、没有共和派保皇党之间的纷争杀戮、没有数不清的烦恼与忧虑的打扰，有的只是鸟语花香、新鲜空气、灿烂的朝霞和辽阔的田野。

杜潘夫人为了莫里斯的教育，继续聘请博学多才的德夏特先生为家庭教师，加强莫里斯的基础教育。德夏特先生不仅教学严谨、认真负责，而且对杜潘夫人忠心耿耿，几十年如一日，他担负起教育莫里斯和后来教育莫里斯的女儿奥罗尔，即后来成为法国著名女作家，也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乔

治·桑的任务。这位家庭教师独特而有成效的教育给杜潘夫人的儿子和孙女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德夏特的精心教授下，四年过去了，莫里斯也在不知不觉中从一个毛头稚气的小孩长大成相貌堂堂、健壮英俊的大小伙子。

杜潘夫人为了莫里斯的前途，可说是操碎了心。看着儿子长大了，该让他干什么好呢？她知道，以自己积蓄而言，莫里斯就是什么也不干，呆在家里，一生吃穿也是不会愁的。但是，让儿子成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纨绔子弟，这根本就不是杜潘夫人的想法。她打心眼儿里对堕落子弟瞧不起。她知道，那种没有出息、没有教养的懒虫很快就会将上辈的遗产挥霍精光，最终除了沦落为社会渣滓的破落户，不会有什么光明的前途。

让莫里斯出去闯天下？她也不放心。这倒不是她担心儿子在外面受苦，而是她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贵族社会的所谓正统政治观念所致。她认为如果让莫里斯站在保皇党一边为君主制度的复辟服务，那儿子随时就会有生命的危险。这种危险，她在几年前的巴黎就已亲身体验过；至今回想起来还不寒而栗。

让莫里斯为现政权服务？莫里斯已表示过想从军的愿望，杜潘夫人想这也不行。因为她觉得现政权是贵族社会的死对头，她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儿子去与自己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贵族社会开战。那么，让莫里斯选择什么职业好呢？杜潘夫人觉得左右为难。

莫里斯自己也很苦恼。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思想日趋成熟，强壮的身体包容着一腔年轻人特有的血气方刚。虽然

他也称得上是名门后裔，与昔日显赫的贵族社会仍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系，而且他在巴黎也有过恐怖时代的记忆，然而，他和他母亲、父亲一样，喜欢读卢梭的作品、读伏尔泰的作品、读孟德斯鸠的作品。这些前辈思想先哲们讲平等、讲民主、反专制、倡人道的思想在他热爱自由、热爱生活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他在接受完了全面系统的基础教育之后，就开始大量阅读当代法国思想家的著作。除此之外，莫里斯的小提琴也拉得很好，空闲时间，他就在当地的一个业余管弦乐队拉琴打发时光。

18 世纪的最后 10 年，是法国新旧政治势力冲突最激烈、最白热化的时期。莫里斯对国家混乱的政治局面忧心忡忡。他反对政治投机分子，不能忍受国家受到外来势力的威胁，愿意为国家的稳定和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从军这一问题上，他与母亲的态度不一样。母亲认为当一名共和国的卫兵，那就是为一个不光彩的事业服务，而他却认为，只要能保卫国家，任何事业都是伟大而神圣的。

1798 年，拿破仑已经完全控制了军队。拿破仑除了卓越的军事指挥天才外，还有更为深远的政治抱负，这后一点屡屡被不同观点的历史学家们不断地褒贬。拿破仑此时掌握的军队是当时大多数法国热血男儿向往的地方。

当时法国政局弊端丛生、秩序混乱。大革命后，封建王朝虽然被推翻了，但复辟分子贼心不死，四处煽动暴乱。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派别纷争。政权不断更迭、农业歉收、工业萎缩、税收不足、国库空虚、社会危机此起彼伏。此时，沙俄、普鲁士、英国也对法国虎视眈眈。内忧外困的压力，迫使当时的法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以拯救

国家。

谁能担此重任呢？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拿破仑的军队。的确，此时，军队在拿破仑的统率下，对外击败英国，统治欧洲，保护着法国工商业的国际市场，对内维持社会秩序，支持政府……如果没有拿破仑的军队发挥重要作用，法国的情况将是不可想象的。况且，任何政治纷争、任何派别纷争都不能与危及国家前途、危及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相提并论。

保卫祖国、保卫家乡的口号会使一切深刻思想瞬间黯然失色。这一简单口号的震撼力能将最麻木不仁的人从沉睡中惊醒，其凝聚力可以将一切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人吸引过来。当时拿破仑军队的士兵既无军饷，也无职业，是完全的志愿兵。

但是这又何妨呢？保卫法兰西的理想驱使他们参军。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将军们是在冲锋陷阵中产生的。每一个勇敢的士兵都有希望晋升为军官，这在大革命前是无法想象的。将军和士兵都渴望冲锋、都渴望胜利、都沉醉在胜利和光荣之中。因此凭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军队就是年轻人施展才干，实现抱负最鼓舞人心的地方。莫里斯是那个时代的青年，自然不能免俗。

1798年，为了与英国争夺欧洲市场，政府颁布法令，征全体20岁到25岁的青年服兵役。莫里斯当时只有19岁多一点，这一法令点燃了他的民族主义热情。杜潘夫人这次没有阻拦他，当然，她可以按当时的规定交纳一定的费用，就可免除他的兵役。但她觉得儿子大了，可以让他在外面闯一闯天下了，母鸡翅膀下面永远孵不出搏击长空的雄鹰。男子汉如果是块钢，就应该到社会的大熔炉中去冶炼锻打。